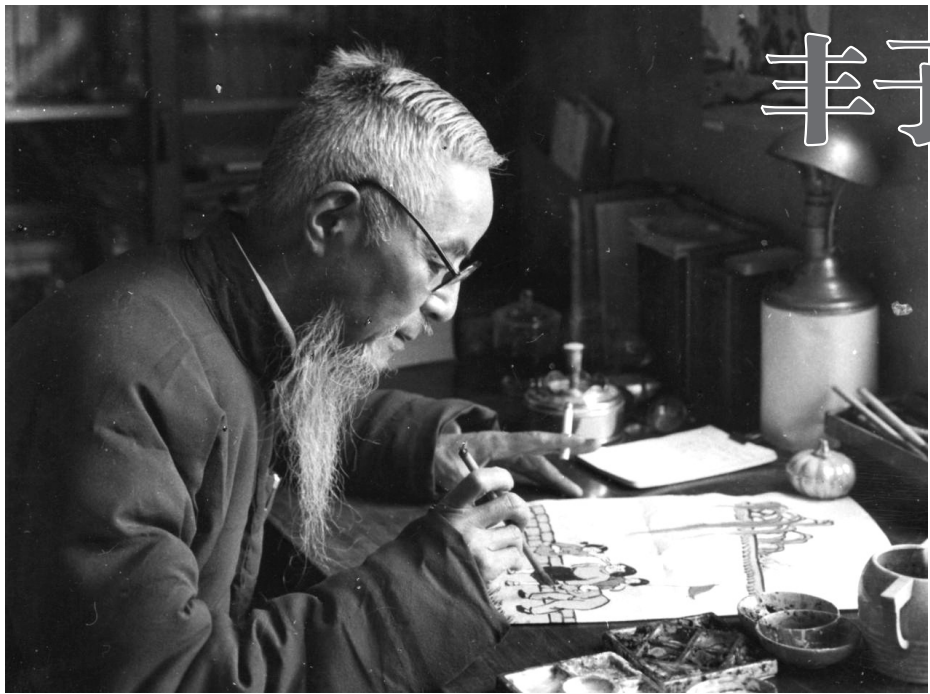


丰子恺：漫画笑语 叱咤人间

□刘伟



1975年9月15日，农历八月初十，中国现代漫画第一人丰子恺逝世。45年后，丰子恺的原版彩色漫画集《白云无事常来往：丰子恺画语》出版，囊括目前发现的丰子恺原版彩色漫画212幅，四色印刷，印装精美。这也是目前市面上惟一的一部丰子恺彩色漫画集，以此纪念这位“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”。

“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”一语广为流传，此说来自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。他在1940年将丰子恺散文《缘缘堂随笔》译介到日本，在译者前言中写道：

我觉得，著者丰子恺，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，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，会弹钢琴，作漫画，写随笔的缘故，我所喜欢的，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挚，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，和他的气品，气骨。如果在现代要想找寻陶渊明、王维这样的人物，那么，就是他了吧。他在鹿杂佻伪的海派文人中，有鹤立鸡群之感。

正如俞平伯所言的“一片片的落英，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”，艺术家丰子恺一生创作了近5000幅漫画，他用他的画笔营造了一份独特的艺术世界，蕴藉着童心、率真、慈悲、诗情。

漫画创作五十年

1921年，丰子恺东渡日本求学，原本是想学习西洋油画。可是他很快发现他并不适应油漆工作似的西洋画法，反而是挥毫泼墨的中国画更契合他的个性气质。他一时陷入困顿中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于是转而在东京游历。一次，丰子恺在东京的一家旧书摊随意翻阅，一本书跳入了他的视野。那一刻，注定了他与漫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是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《梦二画集·春之卷》，丰子恺顿时被里面的毛笔速写所深深吸引，“这寥寥数笔的一幅画，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，又以诗の意味感动我的心”。梦二的画，开启了丰子恺的绘画之路，为他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。从此，中国现代漫画的奠基人丰子恺开始了他终其一生的漫画艺术之旅。1971年，丰子恺在他的生前最后一部漫画集《散帚自珍》序言中写道：“今生画缘尽于此矣。”至今读来令人唏嘘不已。从1921年算起，丰子恺漫画创作足足50年。

有些所谓艺术创作，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照猫画虎、千篇一律，并且始终执迷不悟、一路狂奔。

早些时候受邀观展，所见陈列之作，虽题材不同、内容有别，但形式语言大都与对应现实物象几近相同，甚至如物象映象一般，直挺挺、硬邦邦地杵在那里，不能对视、无法交流，寻觅星点之美更是奢愿，自然失望，但也似乎觉得，或许参展作者艺商未启、初学涂鸦，照猫画虎、情有可原。后多遇此类盛情，又多如观物象、不知展“美”何处之后，又似乎觉得，或是由于展览组织层级较低，不能吸引艺术名家，导致展品仍在物象涂鸦层次。再后多次走进较高级别组织之大型主题性、或综合性艺术展，展前又被广告之巨幅，领域名家均缺力作，参展作品精挑细选，是大家雅集、名作荟萃，结果却每每乘兴前往、次次感叹而回——“物象”类作品仍是主角，只是比“基层”级题材更多、尺幅更大，形貌也似更规制、更准确。就是这“再后”之后，再也不知如何因为所以，如何自问自答。

综观一个时期以来的美术创作，就艺术形式之不尽如人意方面，我曾在一次研讨会上发言，概括为几多几少：照片多了，虚构少了；俗见多了，陌生少了；描摹多了，描写少了；具象多了，抽象少了；再现多了，表现少了；拼凑多了，融合少了；写实多了，写意少了；理性多了，冲动少了……这些“多”与“少”的集合，与现实物象成为描摹对象密切相关。

就文学、影视领域创作观，凡现实题材类作品，也较多或基本属于自然描述，几近是现实世界的翻版，所谓“跟谁走”“裹挟式”的“傻乐主义”是为典型呈现，而它于个人书斋，惟写一己悲欢、杯水风波者，或述他见之见，或传他闻所闻，事实上也与这种“傻乐主义”密切相关，只是极端表现而已。

毋须讳言，艺术创作的现实物象之对象化——以照相相物象、用发生讲故事，既是长期存在，也是普遍现象，是艺术病症，也是艺术顽症，虽多为人之诟病，甚至斥之、不屑，并为业界共知，且也时有惭愧自叹、尴尬自感者，但为什么此症始终如影随形、难以祛除呢？

有道是，抽薪方可止沸，塞源才能断流。由于从事艺术者中不少人缺乏哲学素养，对哲学不感兴趣，甚至把哲学与艺术割裂、对立起来，对艺术仅仅为自然主义的理解，就是艺术只是再现现实或反映现实。而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是极端自然主义的，只有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世界才是现实世界，超越世界中之对象，比如人之灵魂、宗教之信仰、宇宙之神奥，因为不认知、不追问，所以不在探究之列。如此，将艺术对象仅仅对应于现实物象，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没有哲学素养、缺乏深刻的思考能力。而补好哲学这一课，并尝试以艺术的形式关注

艺术创作不能千篇一律

□□□国英

与回答关于对世界、人生根本问题的根本性思考，才是进入艺术的根本之道。

哲学，就其本源意义是“爱智慧”。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都认为，哲学开始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奇与疑惑。叔本华说，对一个人而言，假如他看见的众人和万物都不曾时时看上去仅仅是幻象或幻影的话，他就不会是一个拥有哲学才能的人。黑格尔认为：“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”。康德将哲学的终极问题归结为：“人是什么？”杜威说：“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。”海德格尔认为，哲学是要回答什么是“存在”以及人与“存在”的关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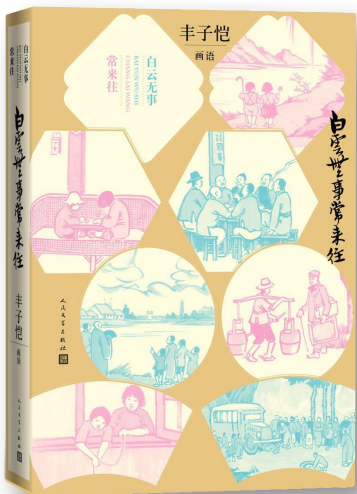
释言之，世界万物看上去全是幻影、假象，是西方哲学的滥觞与起点，也是哲学研究与探索的基本理念；而以“眼见为实”的理念看世界、观万物，几近与动物的辨识与反应相一致。哲学从对万物的惊奇、疑惑到对世界、对人生意义的永恒追问，最终聚焦在对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性思考上，即对天我关系、人人关系、我我关系合理而又具有价值意义的探讨中。

显而易见，“眼见为实”式的艺术认知，与哲学无关，自然也艺术离得很远。艺术创作者若如动物一样辨识现实世界，其结果必然是既戏弄受众审美，又亵渎艺术精神。

事实上，艺术演进与发展之轨迹早已明示，艺术创作不仅不是现实世界的反映，而且始终致力于远离乃至拒绝现实物象的呈现，从古典艺术到现代艺术，就是根本性的跨越。现代艺术中的诸多文学作品是这样，现代艺术中的众多画派、雕塑也是如此，而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，同样表达与呈现了这种跨越，尽管这种表达还不“完美”，出现“事与愿违”的非宗旨主题性游移，甚至走向反现代艺术的极端性。真正的艺术大家，之所以成为艺术大家，正是因为他们具有一双艺术家的慧眼，或者从来不在现实世界中“发现”审美对象。艺术史是艺术价值的最好解读，也是艺术未来的最好昭示。从根本上说，是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视野、新角度与新通道，颠覆了人们对世界的传统认知，发现了世界存在的新的另外的秘密。

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，艺术作品之所以为艺术作品，前者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认识世界的新途径，表达了感受世界的新语言，后者矗立了世界存在的新形式，敞开了超越世界的新天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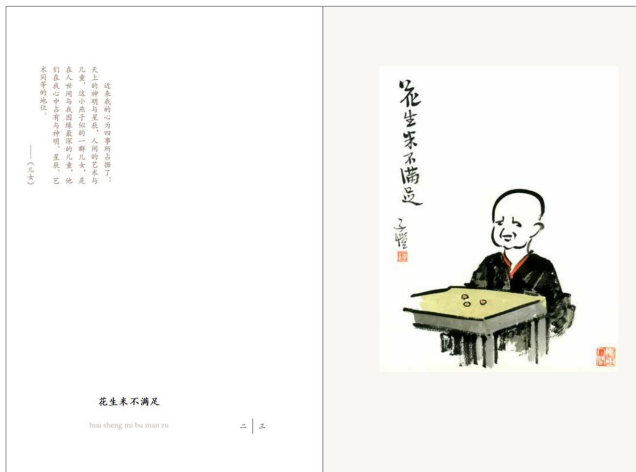
人类通过哲学实现自我认识，通过艺术实现自我观照。依“气墨灵象”艺术论，哲学之命题、艺术之语言，均属于超越领域，存在于超越世界。艺术创作要回应哲学追问，不负审美担当，惟有去除经验物象遮蔽，方显超越灵象澄明。



写那首古词的情调而已，直已把它化成一幅更足迷人的仙境图了。”

后来郑振铎就托胡愈之向丰子恺索画用于新创办的《文学周报》做插图。编者代为定名曰：子恺漫画，这也是现代意义上“漫画”一词被使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丰子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漫画第一人。

直至后来，郑振铎一力促成丰子恺的第一本漫画集《子恺漫画》的出版。1925年文学周报社出版的《子恺漫画》，收画60幅，均为黑白漫画。丰子恺早期的代表作《买粽子》《花生米不满足》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悉数收入。自此丰子恺的漫画渐为大众所知悉，他的画集也是不断涌现，至1949年他出版的漫画集有：《子恺漫画》《子恺画集》《护生画集》《大树画集》《恩狗画集》《古诗新画》（子恺漫画全集之一）《儿童相》（子恺漫画全集之二）《学生相》（子恺漫画全集之三）《民间相》（子恺漫画全集之四）《都市相》（子恺漫画全集之五）《战时相》（子恺漫画全集之六）等诸多集子。他的漫画内容分为四大类：稚子儿童、民间都市、古诗新画、护生护心，已略具雏形，这也是《白云无事常来往：丰子恺画语》一书分门别类的缘由。



寥寥数笔传 弦外有余音

丰子恺有一篇著名的散文《儿女》，淋漓尽致地传达了儿童的童观，表现了他俯下身子与儿童打成一片的生活态度，以及他儿童崇拜、儿童至上的人生观。这篇散文创作于1928年，丰子恺时年30岁，膝下已有四个孩子。他在文中结尾动情地写道：“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：天上的神明与星辰，人间的艺术与儿童，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，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，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、星辰、艺术同等的地位。”于是，他的可爱的儿女便成了他的模特，他创作了大量反映儿童生活的漫画，如《阿宝赤膊》《爸爸回来了》《穿了爸爸的衣服》《弟弟新官人，妹妹新娘子》《瞻瞻底车》《爸爸耳

诗人画家徽商留下的有趣痕迹

——读《扬州八怪题画诗考释》 □王犁

滋芜继《历代黄山题画诗考释》（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3月第一版）后，再次出版《扬州八怪题画诗考释（上）》（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）。提起黄山题画诗，第一个概念就想到清初新安画派；提起扬州八怪，就想起造就扬州繁华锦绣的徽商。《历代黄山题画诗考释》作者是安徽歙县人，一前一后两本题画诗考释的出版，或明或暗都有一条与徽州有关的线索。

题画诗滥觞于唐代，清代学人沈德潜《说诗碎语》：“唐以前未见题画诗，开此体者，老杜也。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。如题画马画鹰，必说到真马真鹰，复从真马真鹰开出口论，后人可以为式。”南宋孙绍远所编第一部题画诗选集《声画集》，基本收录唐宋两代题画诗。虽然也有题画诗论者，把题画诗的历史上溯到六朝题扇题屏，姑且为广义之论吧。诗人借画抒怀写诗助兴和诗人作诗写在画上是两回事，直接参与画面创作的行为，大概是宋以后的事情了，仅存最接近苏轼原作的《枯木竹石图》虽有争议，南宋皇家画院造办的作品上常见杨妹子书宫体诗。而画家画完乘兴作诗题跋在画面的历史有作品留存，最好以实物来说事。说到扬州八怪题画诗，我常会想到扬州八怪诗歌创作在清诗中的地位，也想到清诗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。“元四家”大面积题画的习惯到“扬州八怪”更是恣肆蓬勃，汇流成文人画所倡导“画家本来是诗人”的传统。

大学刚毕业因为工作单位离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近，我在一次毕业季的食堂门口地摊上购得《清诗鉴赏》（朱则杰著，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）和《清诗代表作家研究》（朱则杰著，齐鲁书社1995年10月第一版），那些工科生点读过的教材，让我偶然接触清诗，并涉读清代的诗论。正如陈寿耀在《清诗选》前言里评论：“清诗惩元明之失，兼学唐宋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，其成就超过元明两代，足以继唐宋而成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后劲。”在清诗各种选本中都会出现金农、郑燮两个名字，说明这两位扬州八怪画家的诗已入名家列，另外汪士慎的《巢林集》、高翔的《西塘集》、黄慎的《蛟湖诗抄》、罗聘的《香叶草堂诗存》，李鱣、李方膺、高凤翰、华岳、闵贞、边寿平等能诗，金农、陈撰更是康乾间重要诗派浙派的参与者。



弹指间 高翔作

在《扬州八怪题画诗考释》里我们可以看到徽商、诗人、画家共同留下的有趣痕迹，不同于西方“文艺复兴”后兴起的文化赞助人，扬州八怪时代的徽商不仅是文化的赞助者，自身也是文化创造的参与者。乾隆年间徽州商人“扬州二马”：马曰琯、马曰璐、扬州小玲珑山馆，藏书甚富，结交往来于扬州的诗人画家，全祖望、厉鹗、金农、郑燮、陈章等扬州八怪画家与浙派诗人都为“小玲珑山馆”常客。《扬州八怪题画诗考释》边寿民与诗人多首唱和中就马曰琯的和诗；马曰璐《浪淘沙秋雨中题高西唐花卉卷》：“妙笔胜青藤，露冷风清，一花一叶一愁生。花有数般愁万顷，无限飘零。宿草已青青，旧梦无凭，芙蓉何处主仙城。细雨亦知人有限，洒遍闲厅。”“扬州二马”与高翔更是交谊深厚，马曰琯寿西塘五十诗：“十五论交今五十，与君同调复同庚。琴书偃仰堪晨夕，风雨过从真兄弟。”马曰璐寿高翔五十诗：“君当弱冠余韶齿，转眼看君半百人。须鬓共惊成老大，衣冠不解逐时新。”高翔过世时，马曰璐《哭高西唐》：“同调同庚旧我在，临风那得不潸然。”凄切如此可谓知音。在“扬州二马”与“扬州八怪”画家的唱酬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徽商与文人间已超越一般文化消费心理的合拍，另外还有陈撰曾至徽商程梦星“筱园”，又馆于江春“康山草堂”；黄慎《蛟湖诗抄》中“康山草堂”“李氏园”“美成草堂”的吟咏留迹。汪士慎的《巢林集》更是由马氏兄弟赞助付梓。题画诗在康乾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，又在扬州这一个特殊的地点，在这个特殊的画家群落中得到不一般的呈现。

20多年前笔者参观浙江博物馆藏夏衍先生藏画展，夏衍先生藏画主打“扬州八怪”，读跋看画仿佛听到那个时代画家诗人的笔谈，而他们的笔谈现在汇编为《扬州八怪题画诗考释》。作者的考释提醒我们那个时代画家们在唱和间的心思。扬州八怪题画诗有很多时人之间的唱酬，以诗为主，内容比较广泛，有自题，也有他人作题；有画家本人相邀，也有艺术赞助人相邀，给后人留下太多那个时代的信息。扬州八怪中画家间互跋留存量之大，成为美术史研究的重要个案。

已出版的《扬州八怪题画诗考释》上卷有边寿民、陈撰、高凤翰、高翔、华岳、李颀、杨法，所谓瘦硬幽峭的金农和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郑燮都在下卷，值得期待。

朵里一枝铅笔》等。这些漫画，多为寥寥几笔，有些甚至连五官都未画全。为此，有人说丰子恺的画“不要脸”。正是这“不要脸”的漫画，却每每能传达出无穷的趣味。其实，这正是丰子恺所追求的“意到笔不到”的境界。当初朱自清看到一幅竹久梦二的漫画，说：涂鸦抹的几笔，便造起个小世界，使你又要叹气又要笑。当他欣赏了丰子恺的漫画，更是为其所折服：“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，一幅幅的漫画，就如一首首的小诗——带核儿的小诗。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，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，老嚼着那味儿。”



丰子恺处处写儿童世界的美好，正是因为他看惯了成人世界的险恶与虚伪。抗战爆发后，丰子恺一家老小颠沛流离，他仍创作了大量反映民间都市、战时百态的漫画，《邻人之爱》《星期六之夜》《话桑麻》《云霓》等，尽可能呈现成人世界的美好与幸福，温暖人心。直至后来，丰子恺更多地把画笔聚焦古诗新画、护生护心，从人生转向自然，寻求更深刻的素材。他的《春草》《战场之春》《炮弹作花瓶，世界和平》便是这类的实践。有一幅漫画让人印象尤为深刻，全幅画真正没有几笔，就花了一棵从破墙的砖缝里钻出来的小草，题为《生机》。此画之精工巧妙，正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同样的，他的《白云无事常来往：丰子恺画语》也是撷取古诗中的精妙之语进行再度创作，看了他的漫画远比单纯读古诗要丰富充盈得多。因为，在丰子恺的笔下，赋予了更多的意味，或崇高，或伟大，或纯仁，或娴静，或慈爱。捧读《白云无事常来往：丰子恺画语》一书，你就会看到一个充满仁爱、童心童趣、悲天悯人、与世无争、无所不爱的丰子恺。

丰子恺，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漫画家，还是一位杰出的音乐教育家、翻译家、散文家等，他的《缘缘堂随笔》，翻译的《源氏物语》等作品均为传世经典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为了表彰丰子恺的卓越贡献，今年6月份天上的一颗小行星被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正式批准命名为“丰子恺星”。从此，天上多了一颗“丰子恺星”。丰子恺先生的黑白漫画集《世间如依有几》《缘缘堂随笔》（足本）以及10卷本的《丰子恺集》将会在今年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以此纪念这位现代中国的真正艺术家。